

穆时英

· 代表作



南北极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穆时英代表作

南北极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李 今 编选

华夏出版社

2008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穆时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重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978 - 7 - 5080 - 1445 - 6

I. 穆… II. 中… III. ①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②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6421 号

华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达诚信印刷有限公司

18.75 印张 281 千字 4 插页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 主 编**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 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 副 主 编** 李荣胜（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 明（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执行编委** 于润琦（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 编 委** 王 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 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樊 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 力（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 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 婷（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穆时英小传

穆时英，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笔名伐扬、匿名子等。1912 年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一个银行家家庭。幼年随父亲来到上海，在上海读完中学，入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

在校期间即在《新文艺》上发表《咱们的世界》、《黑旋风》等，施蛰存把他的《南北极》推荐到《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自此成名。

1932 年穆时英第一个小说集《南北极》出版，所收入的小说大多以闯荡江湖的流浪汉为主人公，写出了贫与富的两极对立，特别引起左翼作家的重视。

钱杏邨认为穆的小说“一贯地反映了非常浓重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穆“不仅从旧的小说中探求了新的比较大众化的简洁、明快、有力的形式，也熟习了无产者大众的独特的为一般知识分子所不熟习的语汇”。

嗣后，穆的《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几部短篇小说集无论内容、技巧都与《南北极》迥然不同。大部分小说用感觉主义、印象主义方法，在快速的节奏中表现现代大都市的声、色、光、影，以及都市人生的孤独感、寂寞感和失落感。由此穆时英获得“中国新感觉派圣手”的称号，与施蛰存、刘呐鸥、叶灵凤、黑婴等形成了中国新感觉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家誉为“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

1935 年穆时英与叶灵凤同编《文艺画报》，并办《文艺月刊》。还曾在上海《晨报》编副刊《晨曦》等，其后参加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36 年为追踪同他结了婚的舞女仇飞飞去了香港，曾一度在香港《星岛日报》任职。1939 年返回上海，先后在汪精卫政权中主持《中华日报》、《国民新闻》社，于 1940 年被暗杀身亡。其死因，一说是穆为国民党中统系特工人员，却遭军统系误杀。

目 录

穆时英小传	1
-------------	---

小 说

黑旋风	3
咱们的世界	13
南北极	23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45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66
CRAVEN“A”	85
公墓	98
夜	114
上海的狐步舞(一个断片)	121
黑牡丹	130
白金的女体塑像	138
父亲	146
本埠新闻栏编辑室里一札废稿上的故事	158
街景	170

空闲少佐·····	175
PIERROT ·····	194
圣处女的感情·····	217
玲子·····	222
墨绿衫的小姐·····	226
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	232
烟·····	236
五月·····	242

散 文

《南北极》改订本题记 ·····	289
《公墓》自序 ·····	290
《白金的女体塑像》自序 ·····	292

穆时英主要著作书目 ·····	293
-----------------	-----

小 说

黑 旋 风

汪国勋！这姓名多漂亮，多响！

他是我们的老大哥。《水浒传》里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他都说得出；据他自己说，小时候曾给父亲逼着读完《四书》、《五经》，但他的父亲一死，他所读的也给他一起带进棺材去了。他把武松钦佩到了极点，常对我们说：“真是个好男儿汉！不爱钱，不贪色，又有义气！”

他孝极了他的母亲，真听她的话。他到处学武松，专打不平。我们中谁不爱护他？他真够朋友！赵家渡里哪一个不知道汪大哥？但他也有坏处，他就爱女人，爱极了那个牛奶棚老板的女儿，她是在丝厂里当摇车的。汪大哥和她是从小在一块儿玩大的。那牛奶西施真是美人儿，你知道，我是不贪色的，但我也觉得她可爱。

我们厂里的放工时候比她的厂早半个钟头。我们放了工，总坐在五角场那儿茶馆里喝着茶等她。五角场可真够玩儿的。人家把我们的镇叫做小上海，五角场就是小上海的南京路。中间是一片草地，那儿的玩意儿多着哪，有卖解的，瞧西洋镜的；菜馆的对面是影戏院；电车，公共汽车绕着草地驶；到处挤满了人力车，偷空还来两辆汽车，脚踏车；到了三点钟，简直是挤不开的人了，工厂里的工人，走的，坐小车的，成群结队的来，镇末那大学校里的学生们也出来溜圈儿，瞧热闹。大学校里的学生，和我们真有点儿两样。他们里边穿中装的也有，穿西装的也有，但脚上都是一式的黑皮鞋，走起路来，又威武，又神气，可真有意思；他们的眼光真好，我就佩服他们这一件本领，成千成百的女工里边，哪个俏，哪个村，他们一眼就瞧出来，一点儿也不会错。

话说得太远了。我们抽着烟，喝着茶，凑着热闹，听着旁人嘴里的新闻，可真够乐儿哪。镇上的新闻真多，这月里顶哄动人的是黄家阿英嫁给学生的事情。阿英，也是镇上的美人儿哪。谁不想吃天鹅肉？后来她和学生勾搭上了，谁不议论她？谁不说她不要脸的？你知道，我们镇上的人，除了几片小烟纸店，谁不恨学

生？学生真是不讲理的，跑出来时，横行直冲，谁也不让。你要冒犯了他，高兴时就瞪你一眼，不高兴时，那还了得，非把你逼到河边去不成。你知道，我们的镇一边是店家，一边是河，河里小船上的江北妇人可真下流，把双臭小脚冲着你，那可要不得。

话又说岔了！我们在茶馆里等着，牛奶西施远远的来了，我们就对汪大哥说牛奶西施来了。他就一个箭步穿出去，凭他这一副好身材，跳跳纵纵的冲开人丛去接她。噯，那可妙着哩。你知道他们俩怎么样，一辈子也不会给你猜着的！牛奶西施对汪大哥一笑，汪大哥一声不响，接过了饭篮，拔步就走。你想，这可不是妙极了！可是，你别当他们不讲话，背了人就说不完哩。当下，我们就悄悄跟着。一路上，沿河那边儿都是做买卖的货摊儿；靠右手那边是店家。在顺泰那儿拐了弯，走过戴春林就冷落了，他们就讲起话来。那可有意思啦。你只不声不响地听着他们，晚上准得做梦的。等他们到了芥克番菜馆。你知道芥克，我们镇上只有这么一家番菜馆，他们到了那儿，牛奶西施就拐进对面那个小胡同里，汪大哥直挺挺地站着，瞧她进了家门。你别以为汪大哥单爱女人，不爱兄弟们哪。汪大哥爱极了牛奶西施，也爱极了我们。等牛奶西施走进了家门，就跟我们有说有笑的一块儿回家。噯，我要是没底下那家伙的，我也愿意嫁给汪大哥，可真有意思，他比学生们强得多啦。你别瞧他挺着脖子，腆着胸脯，见了女人，头也不歪，眼也不斜，他要一见牛奶西施，就金刚化佛，软了下来。他老盘算着几时挽人去说亲，几时下定，几时担盘，几时过门。他老对我们说“我娶了小玉儿（他老叫牛奶西施小玉儿的，你知道，她的名字是方雅玉），我们一块儿到山东梁山泊去乐我们的，谁要坐了汽车来我们那儿，他妈的，给他个透明窟窿！”他顶恨汽车。五角场茶馆那儿不是有个摆摊儿卖水果的王老儿吗？那天，也是放工时，我们在喝茶，蓦地来了辆汽车把王老儿的水果摊给撞翻了——喝，越来越没理数儿了！你猜巡警怎么样？他不叫坐汽车的赔钱，反而过来把王老儿骂了一顿，说不该挡汽车的路。你说，这不气死人吗？还有一天，恰巧下雨，满街的泥水，汪大哥和牛奶西施在拣着没积水的地方走，后面一辆汽车赶来了，你想，这么滑的路，一不留神，也得来个元宝翻身，还能慌手慌脚吗？他妈的，他哪里管得你这么多，飞似的冲过来，牛奶西施慌了，往旁一躲，一交跌在水里。把汪大哥气的什么似的。可是什么用？汽车一溜烟似的擦了过去，溅了汪大哥一衣服的泥水。妈的，汽车里那个花花公子，还看着笑！你说，叫汪大哥怎不恨极了汽车？

话又说回来了，大学校对面不是有座大花园吗？你化十个铜子到那儿去坐一下午，包你十二分的舒齐。朋友，你要有空时，我劝你，那儿得去逛回儿，反正一步就到，又化不了多少钱。汪大哥每礼拜六总去的，陪着牛奶西施。喝，那时候汪大哥可漂亮啦，黑哗叽的大褂子，黄皮鞋，白袜，小玉儿也打扮得女学生似的，就是没穿高跟鞋。他俩只差一个头，活像两口儿，真要羡慕杀你呢。走罢了出来，在芥克里边吃点儿东西，就到影戏院瞧电影去。噯？你别以为他们在黑暗里干不正的勾当啊！汪大哥可不是像你那么油头滑脑的小白脸儿，你见了他，就知道他是规矩人。咱们每天过活，坐茶馆，抽纸烟，瞧热闹，听新闻，只一心盼望汪大哥娶了小玉儿，好到山东去上梁山泊，招兵买马，造起“忠义堂”来，多结交几个赤胆忠心的好男儿汉，替天行道，杀尽贪官污吏，赶走洋鬼子——他妈的，洋鬼子，在中国耀武扬威，不干了他们，也枉为英雄好汉了！

我不是说过学生们真瞧不上眼吗？他们就放不过好看些的女人，他妈的，牛奶西施竟给他们看上了。噯，朋友，你耐心点听呵？下文多着哪，让我慢慢儿地讲。是这么一回事。

有一天，我们在茶馆里喝茶，不知是谁提起了上梁山，说还少一个公孙胜。智多星，你知道的，那个矮子老陈，你别瞧他人矮，心却细着呢，看他，小小的蛤蟆眼儿，满肚子良计奇谋，谁赛得过他——他说，那个卖卦的峨嵋山人，真灵，简直灵极了，说不定还会呼风唤雨，移山倒海，全套儿神仙的本领都有的，这公孙胜是请定的了。我们刚说着，汪大哥霍地站了起来，原来小玉儿来了；妈的，四个学生跟着她。噯？我说起学生就气愤；哪里是学生，叫畜生倒配着多呢！靠老子有几个臭钱，不好好儿念书，倒来作他妈的孽。小玉儿真不错，头也不回，尽自走她的。到了我们面前，我看她脸也白了，气也急了。妈的，四个男子赶一个女孩儿家，好不要脸。我狠狠地瞪他们，换了别人，我就给他个锅贴；他们却给我个不理睬，像犯不上跟我较量似的。妈的，瞧不起我？你有钱，神气不到我的身上。狗眼瞧人低！等着，看老子的，总有这么一天，汪大哥带了兄弟们给逼上了梁山，坐起虎皮椅，点我带十万大兵来打上海，老子不宰了你的。汪大哥倒没理会。第二天，我留着神，他们没来，这颗心才放下了。我想，饶是牛奶西施有数儿，心里明白，这么捱下去，总不是道儿；我催汪大哥早些娶了压寨夫人，咱们也好动身了，现在是四月，到了山东整顿一番，该是七月了，秋高气爽，正好办我们的大事，汪大哥也说好，就挽人说媒，那边也答应了。真的，我

们那天晚上，整夜的睡不着呢。可是，妈的，学生又来了。还是那四个。那天恰巧厂里发工钱，我们正在茶馆里抽“美丽牌”。我说，“美丽牌”真不够味儿，两支抵不上“金鼠牌”一支：听说学生们抽“白锡包”，要四毛钱一包，那天他们没抽，在外边吃水果，我们等着，他们也等着，就站在茶馆外的阶沿上。妈的，那样儿还不是在等小玉儿。你瞧，他们老看着影戏院顶上那个大钟。里边有一个说：“我知道，她准是六点半来，现在只是六点二十分呢。”还有一个——妈的，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她那小模样儿真可爱！虽则不十分好看，可真有意思，知道有人跟着，急急忙忙，又害怕，又害羞，——啊，真不错，你说对吗？可是伴她回家的梢长大汉，那个又粗又陋的，不知道是她的谁。”妈的，我讨厌极了。汪大哥又粗又陋？谁像你那么涂雪花膏，司丹康，相公似的？别臭美了！别瞧我一脸大麻子，要也像你那么打扮起来，还不是个小白脸儿？我故意过去，咳的一声，像要吐痰似的，叫他们让开些儿别惹我嫌。他眼珠儿一翻，正眼也不觑你一下。我真气极了，但也没法，只得把口痰缩了回去。我走回去，闷闷地坐着，心里想，回头老子打到上海，看你再大爷气。

那天汪大哥给小玉儿在戴春林买了双丝袜，小玉儿喜欢得什么似的，跑出来时，那几个相公还等在门口，妈的，还想勾搭女孩儿家，给我当兔子倒不错哩。汪大哥和小玉儿拐进了小胡同，转几个弯溜了，他们也跟进去，哈，那可痛快啦，他们摸不着出路，在里边儿绕圈儿，妈的，我理他呢，走我的。到了家里，觉得有点儿冷，也没在意，谁知道到了明天早晨，竟起不来了，火天火地的发烧。古话真不错，英雄难过美人关，好汉单怕病魔缠。接连几天，昏天黑地的躺在床上，穿山虎似的汉子，竟给生生的磨倒了。过了几天——大概是四天吧，拼命三郎来望我，我也没让他坐。他说：“哈，黑旋风，饶你这一副铜皮铁骨，也只剩得一双乌溜溜的眼儿，不怪小玉儿会跟学生们眉来眼去哩。”

“什么话，”我跳了起来。“汪大哥瞎了眼吗？”妈的，我支持不住，又倒了下去。

“好个急性儿，话没完就跳了起来！——”

“你说，你说！”我当时愤火中烧，要没有病在身上，早窜出去，宰了那阎婆惜。他妈的小玉儿，汪大哥待她这么好，她敢这么起来。

“汪大哥没知道这回事，他到邹家桥去了，有点儿小事，得过几天才回——”

“喂，你了当点儿讲，行吗？这么件大事，支支吾吾的没结没完，他妈的。

你再这么说下去，我没病也得闷出来。”

“这几天，学生们每天来等着小玉儿，昨天，汪大哥走了，学生们拿桔子皮扔她。你知道她怎么样？嘻，他妈的！她回头对他们一笑；一个穿西装，瘦长条儿的，眯着眼儿，哈着背儿赶上去和她并肩走。她只低着头，好像很高兴似的。我想上去，还有三个挡住了我，我往左，他们也往左，往右，也跟着往右，又不能冲上去，谁知道小玉儿跟那学生讲什么呢——”

“反了！这还了得！”我挣扎着起来，走不上两步，妈的，腿一软，就坐在地上，真气人，两条腿不是我的了！谁不知道我旋风似的两条腿，妈的，竟这么不中用。

“别性急，汪大哥还蒙在鼓里，我们要是杀了小玉儿，你知道，她是他的性命，万一他不信我们的话，翻起脸来，大家没意思。我说，还是等他回了再讲。”

我想这话也不错，但小玉儿那狐精可太不识抬举了，不给她尝点味儿，还成世界吗？那天我们商量了一下午，还是没法儿，非得等汪大哥回来才成。这可把我闷死了。汪大哥，他老不来，我的病也好了，又是三碗一餐的吃得牛似的。可是，妈的，还是生病，没病又得受气。我第一天高高兴兴的放工回来，走过王老儿那儿，他拦住了我，劈头就是混帐话，他说：

“黑旋风，你汪大哥给人家沾了光了，你不知道吗，牛奶西施给一个瘦长条子的学生勾上手哩，你还没事人似的。我老了不中用，要还像你那么水牛似的时，早就一脚踢倒那学生，一拳干了牛奶西施啦……”

他话没说完，我已火冒头顶，虽则明知道他没撒谎，可是不该当着众人出汪大哥的丑。谁没听见这话？我手起一掌，给他个锅贴，叫他半天喘不上气，一面骂道：

“你妈的忘八羔子！汪大哥响巴巴的脚色，会着了人家的道儿吗！小玉儿不是你的娘，一把子年纪，不去躺棺材，倒打扮的老妖怪似的出来迷人。咱黑旋风看你没多久活了，才给你瞧个脸儿，你妈的老蚰蜒，小船不宜重载，吃了饭没事做，来替汪大哥造故事吗？痨病鬼似的，也禁不得咱一拳，竟敢不知自量，来太岁头上动土！老忘八——”我转过身向劝打架的人们道：“诸位老乡，不是我欺他，这老蚰蜒，今天无事生非，本该要他老命的，看诸位面上，饶他一次，下回——”

“我好意对你说，你怎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我老头儿拼不过你，是男儿汉

别挑没用的欺。”

“你妈的老蚰蜒，活得不耐烦了吗——”

“谁没瞧见，牛奶西施今天跟一个学生坐十路公共汽车到上海去？有本领的等他回来揍他——”

“你妈的老忘八羔子，咱今天不揍断你的老骨，也枉为黑旋风了！瞧我的！”我跳上去提起拳就槌，却给劝打架的拦住了。

“好，好！鸡不与狗斗，咱不与你斗。我走！我让你！”老头儿嘴虽强，心里却怯，回身就走。

我回头一想，有点儿后悔起来，我这么年青力强的汉子，不该欺老头儿。可是，管他呢，打也打了，有什么法子。走我的。恰巧兄弟们也来了，智多星把我扯进了茶馆，我就对他们说：

“真是的！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道小玉儿这么没良心。竟上了那瘦长条子的学生的手了！你们说，这事怎么办？石秀说，等汪大哥回来再说——喂，还有哪，王老儿说今天小玉儿跟学生一同到上海去了……妈的，依我的性儿，早就宰了她，那不要脸的小淫妇，阎婆惜。学生不过干了几个臭钱，有什么希罕的；谁知道他的来路是不是清白的，他妈的，也许他老子是贪官污吏，打百姓那儿刮来的呢……什么？啊？小玉儿不做工了吗？念书去了？哼！他妈的，还有王法吗？咱黑旋风不宰了她，也不再活在世上了！”“早没事，晚没事，偏偏小玉儿出了岔子，汪大哥有事下乡去了，叫咱们睁着眼替他受气。他还蒙在鼓里，喂！”拼命三郎说。

“你刚才不是说小玉儿跟学生到上海去了吗？我们且坐在这儿等她，看她有什么脸见我们。”智多星说。

对啦！究竟是智多星，他的法子别人是想不到的。等她妈的阎婆惜来了，我就上去拦住她。跟她评评理，看她怎么样。她要明白理数儿的，我黑旋风就饶了她；她要不知好歹，先给她顿下马威，等汪大哥回了，再叫她知道咱们是不是好欺的。当下，我两只眼瞪得圆圆的单留神着公共汽车站那儿。

那时，真热闹极了，人从四面八方的涌来，到了五角场的中央，简直瞧得头晕——一堆一堆，一排一排，一个一个的你挨着我，我挤着你。你瞧，长个儿的中间夹着小个儿的，小个儿的后边儿钉着女工，他妈的，这么多的人，百忙里还钻出个江北小孩儿来。好像要挤在一块儿成个饽饽儿似的，也不知怎么股劲儿没